



詩經恆解

共六本

6

DC 12  
1476  
64



門 卷 12  
1476  
6 止



詩經恆解卷之六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頌四頌古容字通用大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制此以爲樂歌頌先王之先公及羣神歸美於神明先德而  
 其後遂相沿頌禱君親等皆謂之頌張老於神明先德而  
 亦曰善頌禱矣故夫子以商魯附焉周頌三十一篇鄭康  
 成謂作於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蓋因國語時邁思文  
 爲周文公之頌王褒云周公詠文德而作清廟故云然也  
 然今考其詞義殊不盡然則當各以本文斷之而不必拘  
 率先儒之說也次商於魯所以明征誅之局禪讓之德無以  
 功所以成也次商於魯所以明征誅之局禪讓之德無以  
 愧也

詩經恆解卷之六

廟中樂歌主於頌揚先德然亦未嘗不勉勵子孫之承先也蓋周公制禮時所雅垂為典耳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

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賦也於歎詞穆深遠清廟賈逵曰肅然清靜也肅敬雝和顯光

明相助祭之公侯也濟濟美盛多士執事之人秉執對配越

於也駿大而疾不丕同承尊奉也射數同斯語詞言於穆哉

清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凡執事之多士又無不秉

文之德其德之合既可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其執事之敬又

駿奔走於在廟之際所以然者文德久而愈光明故人心久

而愈尊奉無有厭射於人也蓋神之靈靈以德德至而人心

嚮之非徒廟祀尊嚴也然人之德不足以合神則亦無以知

神之盛詩言文王之顯承而先言肅雝秉德所以發明文之

德在人人之德契於文彌久而彌光天人始終一以貫之矣

清廟一章八句周公奉成王朝諸侯於明堂因率以祀文王之樂歌

附解序謂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或曰成洛而

奉成王見諸侯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其說尤

長蓋詩意重美文王祇首句贊美清廟下言今日之肅雝

顯相濟濟多士莫非秉文之德對越駿奔在天在廟之靈

若或使之以此見文之顯承人心自然無射是合萬國之

歡心以祀其先人明今日朝諸侯而將孝享莫非文德之

遠也朱子引書烝祭歲謂公攝政之七年所作此其歌之

詞然書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非謂攝政之七年

也至烝祭在冬歲舉之祭亦非率諸侯祀文王其大傳所

言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  
王則此詩近之此與下二篇皆同時之樂歌故文義相承  
後人離而為三其實如今三獻各有歌詞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

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賦也天命天理之主宰於歎

幽深意純不雜也假春秋傳作何溢春秋傳作恤收受也駿

大惠順篤厚也言維天以一理主宰萬物即以一氣運化不

窮於哉穆而巳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亦然其至誠無偽至

深不顯而居於萬物之表亦猶是也今文雖没而其神在天

何以恤我我其受之惟體文之德大順我

文王則文自溢我其事在曾孫篤之而已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此章承上章頌文德之純而勉成

王之法祖與下本一章後人析之

耳

附解上章止於穆句贊其廟下七句皆就助祭者言以見文

德及人之遠然文德之實未詳言也此章承上而歎其純

德如天欲嗣王駿惠而益篤其慶文義顯然相承不得歧

視也至天命二字先儒以命令言亦通然謂天與人以理

似析理與天而二之矣天道無為理氣自然運化萬物皆

天所生而人獨得天理氣之全此理乃天之所以為天如

人之命依此而生故曰天命言天所以主宰萬物之理穆

然深遠而自然運化不窮人秉此理亦與天同但有生以

後汨於質逐於欲便不全矣文王盡性立命仍全乎受中之本然即如天之穆不顯德在身心無可名言至為深遠德造乎純其穆亦如天不顯字與上篇字不同者上篇與不承連文自當如書所云讀此篇與於穆對言明是說德在身中原是不顯者故先以於乎歎詞起言文王不顯之德人不能窺見也而其德之純乃亦如天之穆先儒以豈不顯詰此詩而於不顯維德又云借以為幽深元遠之意以下文無聲無臭之喻不能易其詞也夫心性之理安有顯而易盡者聖人著於外者不過言行動靜雖可觀德豈

能盡德之全先儒避忌空元之說將聖人心性之功但說向外邊然無解於淵淵浩浩江漢秋陽等義也苟不明正之天下人馳驚於外者無已即檢攝於外者亦不能詣中和之極其禍豈淺鮮哉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賦也清清明始禋祀迄終也此總上二篇言文德如是故其清明緝熙垂為典則者曾孫所當法其肇造周室有此禋祀苟子孫篤守勿替久遠終有成功是即周之禎祥矣

維清一章五句此承上二章而終言篤之之事

附解以上三詩皆同時祭文之樂歌

折衷曰清廟初獻之樂維天之命受嘏維清送神愚按其用雖

次第不可考而三篇文義相足其為一時之樂歌無疑序

以此章為奏象舞朱子曰詩中無象舞之意最為卓見蓋

文王雖有象節南籥然詩未及之不得舍本文而別為之

解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或讀之為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莫強也言此烈文之辟公今日來助祭事使我獲福則是諸

諸侯助祭不特効職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人孝之至也故主人必有以酬之以神惠惠之以此詩奏

而侑之者先王式憑酬之者然故列於頌而不列於雅也

侯錫此祉福而惠我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我將何以報哉

亦惟願爾諸侯念先王之靈無封靡于爾邦則先王當崇尙

而福之又念爾從前助定天下之大功願爾子孫繼序而益

大之所以然者何也莫強于爾能無封靡則四方其訓之

莫隱于德爾能常保邦致治受福無疆皆前王之德也今日對

蓋我君臣相與保邦致治受福無疆皆前王之德也今日對

越如在平日亦何可忘乎於乎念念體先王可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諸侯來朝助祭三獻尸後主酌酒獻賓歌此詩以美之

附解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朱子謂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然頌作于成康之時若成王即位諸侯祭而無樂歌則後

當不復有之矣且篇中詞義森嚴和婉非周召之徒莫能

作蓋成王時諸侯助祭之詩而後遂以為凡諸侯助祭之

樂歌朱公遷曰賓三獻尸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序說非誤毛鄭之解之者誤也或以為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九為簡明從之義見頂批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矣岐有夷之行

戶郎

子孫保之

賦也天作猶言天造地設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僻之意夷平行路也言天作

此高山以待我周而大王始荒之既作之于前矣而文王復安之於是拔山通道大畏小懷彼岨險之岐山其行皆成坦道雖創自大王而文王實成之子孫其兢業保持世世勿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此祭岐山之樂歌

附解序以為祀先王先公然詩祇有大王文王而無先公朱

王業發祥之所必有樂歌雖頌先王尤望于孫之保之也

子以為祭大王而遺文王二者殊為偏漏自漢唐以下諸儒大抵皆從序說然祭先王何以獨言岐山蓋周之王業由大王遷岐而始盛文王益光大之後得天下於巡方祭嶽之外更祭岐山如今報祭長白山之類作此以為樂歌易曰王用享于岐山即此詩可知矣其竝及文王者文王太王之孫以德承祖無意於求福而子孫光大成王文之孫也今以岐為發祥之所豈知大王非擇而居之若非文王有德豈及此乎以此明子孫保之之意耳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

成王之德略於書而詳於

詩此章尤為  
簡盡

詩經解卷一

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成定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有

宏深密靜密於歎詞單盡也靖安也言昊天眷德本有一定之命二后能受之而成王繼二后之烈惟恐失墜不敢康甯夙夜基天命於宥密之中於哉其德繼續而光明盡其心以承文武故遂安定天下亦能受昊天之命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祀成王之樂歌

附解序說郊祀天地朱子從國語及歐陽公之言斷以為祀

成王無可疑者成王世稱令主其德人多不知此詩實已發明至矣惜罕有能識者命者何天之理而我之所以為德宥密人身太極之所也天地之理氣流行不息而其主宰渾然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萬古不窮者所謂上天之載

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得天之命為我之性未生以前渾然在中者與天地同故人性皆善既生以後氣質拘而七情擾非復受中之本然故必有復性之學知宥密而基命於此緝續而不已光明而日新單心不留一隙之疎主靜立極之要盡矣成王之德如是則周公之教而文武聖學之的傳世儒以宥密為心而已不知心在後天不能純乎天性養性者退藏此心止於其所一念不生萬象渾忘至虛至靜而中致矣一或動而為言行一切以禮準之是則擴充非則克治此動察也誠意也即所以致和也要惟靜



存者有主然後動察者無疏靜者動之本而靜非強持此  
心也養浩然之氣必先有諸己而後充實光輝化神以次  
而幾基命宥密至虛至靜而浩然之氣生焉故不動心必  
由乎此孔子之立與不惑至不踰矩其功皆自此爲基緝  
也熙也則基命之久而理純自然不息性體虛明自然光  
輝然猶曰單厥心何也性心之體心性之用心純乎性固  
已動靜皆天理矣然虛靈之用逐物而易遷故曰人心惟  
危純一之性有感而易雜故曰道心惟微聖人於理精且  
一矣猶必允執其中不以爲德至而無煩敬慎也單厥心

者動靜交養務盡其心夫文王之德不過緝熙敬止而成  
王亦如是可不謂至德乎三代以下三教分門祇因不知  
宥密所在卽有知之者亦不能循序深造盡其始終本末  
之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洗心退藏於密大  
學曰至善中庸曰天下大本皆謂此也曰元牝丹鑑曰性  
海法竅名稱甚多無非以宥密爲天人所共不敢名言設  
爲譬喻而儒者不察以虛無清靜爲異端不知其乃言存  
養之功耳心不可以強制必至虛而後寂然無則虛之至  
矣至清而後理純靜則清之極矣夫豈謂人倫日用皆虛

無擲之哉聖人與天合德極於無聲無臭亦不外此四字  
故佛曰空子曰屢空言其虛明耳道曰元言虛明之妙耳  
誠者實有此理於身人所得於天曰德天地人祇此一理  
如路然故曰道曰性人所以生之心曰仁天地生生之理  
而豈外此有他途哉因僧道怪妄而咎歸佛老將因儒生  
不肖而咎孔孟乎世俗相沿以偽亂真至使人人所有之  
理人人所能為之事視為畏途於是天地人合一之旨不  
明安得不詳辨之

天至尊也惟  
聖人立德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

音疑

維天其右

音以

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承天而天之  
功乃就此所  
以祀天而以  
文王配也然  
文王豈遂與  
天配哉小心  
翼翼昭事上  
帝文之德也  
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子孫  
體文德以祀  
天者也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也先柴而後獻故羊先於牛右饗右神位西而向東故在饗  
右儀威儀式制度刑與型通法也伊語詞嘏錫福也言我有  
所將享以祀上帝所將維何羊是也所享維何牛是也天道  
高遠或者降鑒而在饗右乎夫天亦何所私於我也我昔文  
王能代天以垂法我今威儀制度一法文王之典日以安靖  
四方為念伊錫福之文王既在右而享我祭矣天其獨棄我  
乎然我雖冀天之享實不敢妄期必於天亦惟夙夜敬慎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庶幾不悖  
文王即不至獲罪于天也

我將一章十句

蓋季秋祀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

附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所以發明德莫大於孝意其實乃郊天而以后稷配祀天

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也儒者倒其詞謂此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抑思詩首稱將享牛羊維天其右之言物薄而意微未敢必天之降也下文儀式刑文王云云乃轉一解言天昔日不棄文王我今刑文之典日靖四方文王既享想天亦必享我然其冀天之享不過愛天之誠而敬畏則不敢懈以此庶保天威是其意專於享天而藉文之德以邀天眷是所以配以文王之故也經義甚明諸儒何用曲說天地之氣機一陽生於子而老於南河圖所以天地定位於此四時之氣化生於東而成於西冬至祀天於圜

止一陽之始生氣所胎配以后稷生之始也稱天以其氣言季秋祀帝于明堂萬物所悅成功之地配以文王德之成也稱帝以其神言古人祭祀必有配享天地至尊必以功德之配天地者配享之其實周公制禮之意義主於敬天地非徒誇耀其先人否則瀆天且誣其祖矣諸儒之說多非茲不悉辨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賦也時巡狩之期書曰六年五服一

山川百神分司天之功化者故首言昊天右序乃所以得祭山川百神之故偃

武修文以安  
海內百神斯  
享之也而豈  
徒求諸祀禱

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是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右尊也尊之於諸侯之上序次也次之於歷代帝王之列震動疊服懷來柔順允信也在位指凡有位者載語詞載斂橐韜肆陳布夏中夏也言人君以時巡狩遠至諸侯之國代天布化昊天其子之乎天亦何私惟能安民者則子之今天實右序有周使天下人震動維新天下固莫不震服矣而予則益加寅畏惟恐不當天意故因巡狩而告祭懷柔百神及于河之深嶽之喬無不敬禮庶乎信可以為天下君乎我明昭有周奉天以治世凡在位者皆度德量能式序之焉而于戈弓矢戢橐不用惟求懿德之人布于中夏以敷王化祈神相之庶乎信可以為王而為百神所保乎

時邁一章十五句

武王克商巡狩祭告山川所作而其後遂為巡狩祭告之樂歌

附解春秋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亦以為周文公之頌詳味詩言為武王巡狩祭告山川之詩無可

疑者而曰其子之允王維后允王保之皆自謙希冀之詞蓋不敢謂天誠子之神即保之也天子人神之主愛民如子者未有不敬天巡狩以周知下情故時邁而冀昊天子之天心眷屬然後人心益固故右序震之天下斯莫不震疊民安而神懷乃無愧於后其所以協乎神人者則由以懿德式序在位偃武修文也此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治天下者皆無愧於心而兢兢惟恐不當天意未嘗自詡也後世創為封禪之舉黷天誇功誕妄無禮而託於聖經賢傳其僭誣不亦甚乎夫天子奉天出治即已治已安猶恐一

文武創業而  
成康守成其  
功德等也凡  
耐于祖廟必

夫不獲盈滿為災堯舜三代至治極隆未嘗曰吾德已至  
無可議也而陋儒乃謂大平功成告成于天援禮器因名  
山升中于天句為證夫升中之禮即柴望之事而豈必登  
泰山禪梁父玉檢金泥以誇功哉天人一理心理無愧天  
自享之奚俟登高而天始知鄭孔諸儒無識貽誤後人而  
諧臣媚子從而附會之可恨可笑至呂叔玉以肆夏即時  
適因有肆于時夏之語然亦未見其必然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  
方斤斤其明彌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祭則必有樂  
歌此詩蓋頌  
成康之樂歌  
疑其後凡耐  
主則歌之欲  
後王法成康  
也然不可考  
矣

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賦也執競自強不息之意烈

功也不丕同皇大也斤斤謹  
飭意惶惶聲和而大將將聲和而清穰穰多也簡簡大也反  
反猶翩翩安詳之意來反反覆而不窮也言執競之武王無  
與爭烈而不顯之成康克繼其緒于上帝立君立師之意益  
光而大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不敢以治安為喜敬慎小心  
保其明察今日入廟而將事鐘鼓喤喤磬筦將將莫非成康  
守成太和之韻以此耐祖廟而凝天休降福穰穰其多且降  
福簡簡其大助祭之臣威儀反反贊襄盛儀既醉既飽樂成  
康之澤於無窮以此福祿來反也周制七廟親盡則祧而文  
武有世室不祧文武創業者成康守  
成德足以繼文武故有此樂歌以頌

執競一章十四句此祭成康之樂歌守成有令德克

附解序以為祀武王鄭孔諸人從之歐陽永叔始駁其謬朱

子從之斷以為祭武王成王康王然合祭三王于義無考

篇中再言成康意重其守成有令德克紹武王以此享上帝而致福祿甚明至呂叔玉以此詩為樊遏渠亦無以見其必然蓋九夏之詞皆不可考矣而獨肆夏樊遏渠為此章及前後二詩其名又異安得輕信之韋昭又以遏為韶夏亦臆說也

后稷為始祖不祧之廟其樂歌祇頌其教稼一事而不多陳其德蓋古人之質實如此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賦也思文以敬慎之心保文明之德思所以作睿睿所以作聖也立成立人無食必死故謂粒食為立極至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遍育養陳布常倫常也言思文之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其德至焉天生民而欲養之非有能輔相天者不克全其功后稷則辨五穀而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斯人無此疆

爾界皆得安養然後陳布倫常之理于中夏蓋養為教本五倫之道非率育不全也

思文一章八句此祀后稷之樂歌

附解生民之詩陳后稷之事以告成王此頌其德祀以配天文義顯然故諸儒無異說惟鄭箋謂立當作粒未知立字之義又歐陽公謂來牟為麥他書無見直毛鄭二家臆說王應麟辨之甚詳當從王氏至呂叔玉以此為渠或又謂即納夏皆臆說闕之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已經理  
勤農一切之  
務而天子特  
治其成然不  
敢以農事既  
修即有康年  
故祀以求神  
相也祈先農  
而推本于明  
昭上帝上帝  
聖神之主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  
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  
康年命我眾人痔乃錢鎛奄觀銍艾賦也嗟嗟重歎以祈鑿也臣工羣臣百官公公  
所釐治也書曰允釐百工成成功咨訪問茹度也保介農官  
之屬田二歲日新三歲日畚於歎詞皇美也來牟見上篇明  
上帝之明賜迄竟也康年猶豐年眾人甸徒也庠具也錢鈔  
鎛也一作鐻銍鎌也艾穫也歎思而言臣工敬其在公無  
敢荒豫者王復親耕以治其成猶恐未得乎土宜人情之利  
也來咨于眾來茹于己其勤如此豈有他求哉嗟嗟保介之  
傳勤動不恤值茲春暮亦又何求但念新畚之田初經墾治  
未知所產如何耳第即目前之象而論於皇之來牟榮滋日  
盛似將受厥明者然未可必也伏願明昭上帝終賜我以  
康年我將命我眾人痔乃錢鎛奄觀銍艾期其必有穫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王耕籍而祭先農之樂歌

附解序謂諸侯助祭天子遣之于廟義甚迂曲朱子以為誤

而曰戒農官之詩後儒謂戒農官當列于雅何次于頌或  
以為祭先農之詩甚得其解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  
天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  
農大夫咸戒農用王即齋宮三日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  
醴王裸鬯饗醴乃耕籍此則戒臣工而釐爾成之實事也  
蓋先農始稼穡以利民者天子述己君臣勤農之意以告  
先農庶幾鑒而相之迄用康年先儒不得其解是以疑竇  
叢生也

祈穀禮終歌  
此以頌神惠  
而為欣喜慰  
藉之詞亦以  
勸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  
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古音魚矩反。賦也。噫歎詞。獨舉成  
昭明也。假與格通。至也。爾謂農官。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  
民忠於上。則曰雨我公田。君惠其民。則曰駿發爾私。見成王  
之愛民。方里而井。三十里極言其廣。萬盈數也。十千維耦。極  
言其多。不可拘泥。耦二人並耕也。康王卜郊受命于祖廟。作  
龜于禰宮。龜卜既從而作此樂歌。曰噫嘻成王既昭假爾。許  
爾矣。當率時農夫播厥百穀。不特籍田公田為急。當及時駿  
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之廣。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并力齊心  
無有棄地。庶乎不虛。神惠蓋既祈於上。又恐農疏於業。故奏  
此樂歌以勸之。

噫嘻一章八句

康王卜郊作龜于禰宮而述己祈穀之意作此樂歌

附解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歷代諸儒遵之朱子以為誤而

目為戒農官之詩然詩列於頌則樂歌耳非以詩戒農官也本

朝

欽定折衷援禮記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及春秋傳孟

獻子之言啓塾而郊郊而後耕謂康王作龜于禰宮作此良是蓋郊有二日至之郊不卜祈穀之郊則卜春秋襄公七年卜郊不從孟獻子曰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即此詩之事康王卜郊受命成王之廟卜之而從故作此以頌竝諭臣工明神惠必需人工當及時為之被諸管弦凡祈穀



即奏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

斲庶幾夙夜音以永終譽興也振其羽鷺白鳥雝辟雝在

微子賓王戾止來燕于澤宮斯指鷺也彼微子之澤我客戾

也言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以潔白之姿親文明之澤我客戾

止亦有斯容蓋其志行之修潔不自今始矣其在彼國則人

安其化無惡之者其在此則人敬其德無厭斲之者尚冀永

修厥德庶幾夙夜弗懈以永終其名

譽美而成之也殷尚白故以鷺喻

振鷺一章八句微子來助祭而燕于澤宮奏此樂歌以美之

附解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諸儒無異詞惟取興西雝不得其解李安溪謂初立學宮祭樂祖瞽宗之樂章我客謂來

二王之後隆以賓禮於其來助祭也必特燕之此詩及有容是而微子九賢夫子錄此以見之

學之士然以學者為客究於義不協按辟雝即西雝無可

疑者記曰天子設四學辟雝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

宗即右學也周之學成均在申其左東序其右瞽宗為太

學虞庠在國之西郊為小學國老養於太學庶老養於小

學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卒事遂適

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

事祭先聖先師即視先賢於西學所謂祭於瞽宗也卒事

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所謂視三老

五更於太學也天子將祭選射於澤宮中多者得與於祭

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蓋微子來朝適逢祭期隆以賓禮不在選射之例故作此樂歌燕而頌之以振鷺為比殷尚白也非二王之後皆來畿外諸侯無必來助祭之禮諸儒謂來助祭未嘗大非而李氏竟以為祭於瞽宗則無以證其禮之必然韓文公學宮詩亦用振鷺朱子亦以西雝為澤宮蓋皆心儀其然特未悟二王之後所以特燕于此之故朱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不知燕于澤宮雖為祭而設然猶未逮事神故不及告神語二王之後助祭未必二國恰逢祭日東樓公之賢無所考

詩言無惡無斃終譽是本有德而句譽故勉以終譽非微子不可以當以振鷺之雍容潔白喻其容為殷尚白故自當指宋公也禮記曰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即此詩可想見此亦樂歌也故列於頌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降福孔皆賦也稌稻也黍宜高而喜晴稌宜下而喜

粟曰倉藏米曰廩高廩富室也十千曰萬十萬曰億穀之數

也陳粟曰秭新穀繼陳穀而藏之所謂餘一餘三陳陳相因

也藏穀既多不止為食并為酒醴烝進畀子也洽百禮百禮

俱需酒食以和合之也皆遍也百禮既洽則神之降福甚遍

也盛稱豐年之美以頌神惠是所以索祭而報饗之也

報享神功以  
烝祖妣治百  
禮為幸非自  
喜溫飽而已  
也

豐年一章七句

此秋冬報祭之樂章

附解序謂秋冬報也王安石以為祭上帝陳祥道呂東萊謂  
 秋報為大享明堂曹粹中謂秋冬大享及祭四方八蜡天  
 地百神無所不報同歌是詩朱子定為報賽田事之樂歌  
 蓋指田祖先農方社之屬然詳觀此詩言饗祖考洽羣神  
 百禮咸備考祀典秋冬大享于明堂上自天地下至方蜡  
 靡祀不舉則曹說為甚優矣國語觀射父曰日月會於龍  
 豷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合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  
 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從其時享昭祀先祖合其州

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彌其百苛姁其讒慝  
 合其嘉好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其即此詩  
 之意歟

樂以和神人而格上下言薦于祖廟不敢侈言功德也故但言眾音皆備先祖可以聽我客可以觀成而當時和平之治則讀者可於言外得之矣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  
 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  
 戾止永觀厥成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再言有瞽非一人也言周庭者合六代之樂樂官各有所專肆猶先代之瞽亦在周庭也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于崇牙之上周制也應小鼓田大鼓縣懸之也縣鼓亦周制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兩耳自擊磬石磬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敵狀如伏虎背有二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擦之以止樂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籥併兩而吹之者也喤

嗇聲大肅敬離和也。和鳴相應也。我客二王之後及諸侯助祭者成樂之一成也。此詩該樂之全節而言。始言有瞽升歌之人也。諸樂器及簫管笙入之具也。肅離和鳴先祖是聽堂上堂下備舉也。永觀厥成合樂而舞亦入故曰觀也。成則六成九成之成樂之終也。我客多先代神明之後崇德象賢同觀厥成以是明和神人而格上下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蓋周公前代之樂與大武並行而為此樂歌以

祀先王也

附解上天之載無聲臭而一元之理氣著為萬物聲臭即寓焉自人心多變幻失其至中至正之本原而形質所牴聲臭亦雜聖人中和位育祇是天命之性全備於身故存諸中者渾然粹然即發於外者亦無偏駁樂之作也豈非以

其德盛而化神自然現於歌舞者皆天機之洋溢哉易象雷出地奮為豫夫子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一元之氣蘊於坤元蓄之者深斯發之者大而由復至泰天地和平矣至大壯而雷始作聖人仁育義正萬物得所矣又加以涵濡薰陶迄乎人心習於中正太和成焉乃作樂崇德以事天祖天地祇此中和之極聖人與天地同德無毫髮之念不合乎天故聲臭潛孚而祖考尤聲臭之一貫者也周自公劉以來聖人迭起仁恩覃敷至文武而和氣翔洽周公制作合前代之樂與大武並用以事神

化民而又作為樂歌俾人由其辭知其義踐其義諧乎聲  
內有以養其中和外不至戾於禮法較前代獨用一樂者  
不同雖先代之樂亦所用有時不一而此詩則初作樂既  
成合而歌之於祖廟非第云合樂之器數而已惟周公知  
樂必有聖人之德而後可享帝享親自黃帝堯舜迄文武  
又皆聖人而為天子凡樂之所以通乎天地神明洽於人  
心物類者無弗備焉故合六代之樂以垂教後世而且為  
此樂歌以誌惜乎聖學失傳聖樂亦湮而樂之薦上帝配  
祖考者人多昧昧矣噫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鰭鱸鯉以享以祀以介景

魚第取之漆沮以為先王之遺也天子未薦魚不敢先嘗而士庶可知當時阜成育物之治可想故以為可介景福也

福方墨反賦也猗與歎詞漆沮岐周二水名太王所居於此取魚不忘本也潛藏之深也鱣鮪類鱈白鯈也鱸鰭類鰕鮓也鯉類白虎通曰天子不親取魚薦廟乃親行取魚有其制魚食物之美者故時薦必用之而漆沮又發祥之地魚備有之以此明今日庶物繁昌皆先人功德所遺以之享以之祀皆可以介福而民安物阜之政可想矣

潛一章六句其時薦禮也薦必有樂樂必有歌薦魚其一端也夫子存此以為薦禮之法

附解聖人事亡如事存既制為祭祀之禮矣而又有隨時薦  
新之典顧烝盛而外且及物命惟聖人有德於民民享樂  
利物亦不傷胎卵等患其生時功德甚厚其沒後遺惠尤  
多故子孫思其嗜好以此薦之尋常人薦新則但思慕之

忱卽物以將仁孝之志聖人亦不禁之而取之有節有時  
用之有禮非可藉事先爲詞屠害物命而不惜也夫子曰  
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鈞不綱弋不射宿曷嘗教  
人戕生恣欲哉魚游于淵本無害於人以其爲飲食之需  
故必薦之然苟盡取多取常常取非禮也故夫子編詩存  
此篇以爲凡取物薦祭者之法月令季冬薦魚春薦鮪解  
之者曰冬則魚肥鮪岫居至春始出味美故薦其說亦是  
但考之詩禮不盡然古人隨時薦新凡物新得卽思父母  
先人不必定以其時月令漢人所輯以時教人亦一法而

不可盡拘也凡禽獸古人食祭皆用之而鳥飛魚潛尤物  
之無害人者安得以口腹而苛取之故夫子鈞弋門人記  
以爲則若牛犬豕羊祭則特畜之食則牛非耕牛犬非守  
犬豕必五十始恆用他物之不甚益於生命者卽不食矣  
今人毀放生戒殺之說不知聖人之意故詳論之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  
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古音燕及皇天  
克昌厥後音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滿以  
賦也有來言凡有來者皆雝雝以該其餘也雝雝和也肅肅  
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穆穆天子之容也於歎詞廣牡大

頌文武之功  
德而始以助  
祭之賢歸于  
燕及皇天恭  
不以介社爲  
易事也其詞  
皆已事之詞  
故爲徹歌

詩經卷六  
言經  
角卷六

牲也肆陳假大皇考武王也綏安也孝子成王自謂言武王  
綏己以已成之業使得盡承先之孝也宣布哲明宣哲維人  
宣布明德惟賢人也文文德武武功燕安也右尊享之也烈  
考文王文母大妣也言來離離而止肅肅辟公之助祭者皆  
然天子則但穆穆以交于神明而已此離離肅肅之倫於哉  
而薦廣牡相予肆祀孰致之哉蓋由大哉之皇考安定天下  
選廷賢能綏予小子得以凝承稍盡其孝思今日離離肅肅之辟  
公皆昔時遺留之忠賢也國家宣布明德惟賴賢人而皇考  
文德武功兼美故遂燕及皇天克昌厥後今日在天之靈如  
在既綏我以眉壽又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享烈考亦右文  
母然則皇考之德一文王之德而我今日之得告無愧于文  
王皆皇考之教也蓋不敢遽謂能享文王故歸功於其考焉

離一章十六句

成王祭于文武而徹饌之樂歌

附解序曰禘太祖也箋疏以為成王禘祭文王太祖即文王

毛萇以烈考為武王鄭康成以皇考為文王王安石以皇

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呂祖謙以周王天下得行禘禮於  
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作此歌以告太祖是譽與后  
稷俱在所告之中蓋皆以為禘祭也至朱子以禘所自出  
則經無譽與后稷之意以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恐  
屬序誤改為武王祭文王之詩其不從禘祭之說是也而  
禘于文王皇考目文王孝子目武王又以烈考為武王與  
文母竝稱文義不順且謂武王祭文王則皇考綏予宜直  
貫下八句而又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虛實字義皆為觸  
背或以為成王祭文武之詩核之詞理乃為妥協然竝祭

言經解卷六  
文武而多言武王之德人猶疑之不知周稱文武昔稱唐虞堯舜合德而成時雍文武合德而成邽治文王服事武王克商疑其若不相合而夫子美其繼述恆言竝稱文武以文武道同德同也武王光有天下文德賴以昭明成王蒙業守成得以右烈考與文母不敢竟以己爲能享文王而盛稱皇考綏予以此頌其父卽以此頌其祖人子之道立言之體當然先儒不明大理多生枝說致本文承接不順安可弗辨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康成以爲卽此詩以論語以雍徹推之理或有然姚氏謂徹非祭名

譏周禮之謬然周禮言徹論語言徹祇是云徹饌非謂祭名何得妄議至昌不避文王之諱蘇子由曰周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李氏樞曰穆王名滿襄王名鄭當時有王孫滿衛侯鄭孔子作春秋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此詩克昌厥後噫嘻駿發爾私皆未嘗諱其說亦是然不聞廟中不諱乎此詩在成王時周公作樂卽作樂歌豈當諱而不諱之耶

諸侯享禮必于廟而天子燕饗諸侯則不然以此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雉革有鷩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



詩之意觀之  
似天子于諸  
侯朝已而率  
以朝廟事亡  
如存其君臣  
上一體嚴  
敬之意可想  
特其禮不可  
考矣

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賦也載始也辟王成王章法

軾首日和旂上曰鉞中央聲和也偉革轡首有鷩金飾也休美也昭考武王皇大也美也祐福也言諸侯來朝天子述職求章其車服之盛休哉足為光於王國天子於是率以見于昭考以致孝享祈先王之靈介諸侯以眉壽永保君臣之盛大集多祐而烈文辟公亦當思先王之明德益懋贊襄綏我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蓋重以先王之靈勛以恪共之意謙矣

載見一章十四句諸侯來朝成王率以見于武廟而作

附解序曰始見乎武王之廟也毛氏訓載為始朱子以載為

語詞謂毛解未必然然諸儒多從毛氏

折衷言成王免喪諸侯來朝成王率以祀武王義為至允記曰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告于大廟示不敢專以尊先也諸侯述職來朝成王率以見于武王一以明耆定之烈一以明丕承之恭而重以先王美其綏福所以震疊懷柔之意皆在其中毛氏之說固優于朱子而

折衷發明九曲盡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姥音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

信信言授之絜以絜其馬見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賦也客微子也作賓王家故曰客重言有客鄭重

馬亦白也萋盛也如草之盛且多也韓奕曰籩豆有且敦琢治玉之名旅其卿大夫從行者言其才美如玉也一宿曰宿

喜其來而惜  
其去不言其  
德而美其從  
者皆虛處着  
筆愛慕無窮  
之意

再宿曰信繫其馬固留之也追之送之也綏安也左右綏之  
衛送左右無方也淫大也威威望言其平日德行有大威望  
夷平也平安之意微子來朝天子以賓禮之燕于廟而作此  
樂歌美之致其愛敬祝以降福與凡諸侯不同夫子存之以  
見武王代商一秉至公無我之心而微子受封  
延成湯之禮樂宗祀非醜顏而事人者可比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微子來朝天子告于廟而享之作此詩以頌也

附解紂為無道天下畔之紂皇遽自焚非武王迫之天下推  
戴武王武王不從天下必亂湯祀斬而生民殃故不得已  
順人以安天下武庚既無君德而天下諸侯厭紂已深即  
武王強立武庚諸侯亦必不服且將乘釁爭亂故夫子以  
為應天順人既代商而修復成湯之政書曰反商政政由

舊蓋湯之政即堯舜禹相傳之道修其道以安民聖人之  
心所同非如後世以為榮也天下已定復封武庚于殷使  
之仍守舊疆無替典物此足見武王至公之心使三叔為  
監如舜使吏治其國且徐徐化導之非監制之也天子使  
其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國三人本古制不意三叔  
不肖不能知武王之意武庚頑劣同歸漸滅微子初本行  
遜武庚既喪周乃求得之以承殷後微箕皆大賢也非有  
以灼見武王至公至仁之心安肯受其封爵此詩美其儀  
從致其流連喜其降福皆循環諷咏實有欣幸無已之誠

服事而武  
商詩書明

足見周與微子皆肫然在天理融洽中舊謂微子來見祖廟而作然武王封微子於宋待以賓禮其始封之時蓋已告廟此當是成王初立復來朝見天子告于廟而享之為此詩以頌也古享禮必于廟天子于諸侯不盡然惟二王之後以賓禮待則告于廟而享之理所必有此詩所以列于頌而不列于雅也舊以萋苴為言享禮淫威為言紂膺天罰然自言享禮之盛面斥微子先君之惡皆非聖人所為故特正之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

言其無二而  
儒者猶多疑  
之愚於論孟  
及詩註屢辨  
之此詩亦足  
見一斑也

劉耆定爾功

賦也於歎詞皇大也允文信乎其有文德勝殷

應天順人以止天下之暴掠者鄭康成曰老也爾語詞言大哉武王其功烈莫與爭者蓋文德之文王克開厥後武王嗣之用以德止暴而定亂年老而後成此功未嘗汲汲于代殷也美武而本于文明武德一文德也

武一章七句

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此其樂歌也

附解何氏楷曰聲以節舞唐賈氏謂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是也春秋傳曰武王克商作頌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蓋謂因克商而作此詩非謂武王自作也武王沒周公定制作乃作此詩為大武之樂其以此為武之卒章賈為武之三桓為武之六與前人言者異朱子以為今之篇次非舊是

也武王克商無一毫私利之見宋儒亦未能知愚已屢言  
前篇亦已詳之要以夫子應天順人及言湯放桀武王克  
紂時也信之竝非臆測者字毛曰致鄭曰老鄭義爲長言  
武王嗣文之德因遏劉而後應天順人已在暮年與中庸  
所謂末受命合且足見武王代商述文之心未嘗汲汲于  
利天下也或曰武王既非以力克商何以諡武而樂又名  
武不知武之爲字義取止戈蓋以止亂爲武非以殺伐爲  
武文王六州歸化而安服事紂惡不悛天下苦其暴而畔  
之因平日戴周推戴武王人心也卽天心在焉武王若不

應而順之諸侯必互相雄長紂亦必亡湯祀必斬惟不得  
已而順之湯之政湯之裔皆不墜而天下又安民心大定  
此非常功德所以無慚於堯舜而孔孟皆恆以堯舜文武  
竝稱也奈何不信孔孟而信先儒

臣工之什十篇章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凡音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

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賦也閔與愍同傷也予小子成王自謂造成也嬛與熒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皇考武王永世終身也皇祖文王也

詩經互解卷六

卷六

告廟樂章有先王所已定者有時王新製者子孫傳之而夫子錄其義可取者

此二詩之所  
以作于成王  
而列于頌也  
二詩皆見得  
成王兢兢紹  
述之意

武王已定之  
業而成王成  
之書言皆構  
昔堂即率時  
昭考之意問  
子何以圖始

成先人之業  
蓋兢兢以不  
克負荷為懼  
也首句誤解  
竝通章神理  
皆非

言終少角之二

陟降庭止常若降臨于庭止語詞皇王兼指文武也序緒也  
言傷予小子遭家不造而居憂今雖免喪煢煢常在疾也每  
念皇考終身盡孝惟皇祖之道是遵小子今將繼皇考而致  
治亦惟遵皇祖以無忝念茲皇祖神明在天常如陟降于庭  
惟予小子夙夜敬止以體先人於乎皇王  
繼其序而常思不忘尚冀有以默相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自成而詩有慄然危懼之詞蓋治常生于戒慎亂常起  
于驕盈故天下雖有泰山之安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  
此其所以保治于無窮也大誥曰維予小子若涉淵  
水又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皆此詩之意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

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音陟降厥家休矣皇考

以保明其身賦也訪問落始也止語助辭悠遠艾治也自治

多難猶多故謂武庚之事也庭家互文言紹述武王于庭與  
家常若自上而下陟降在旁也休美也保明佑之使明也言  
今日之事變予將圖治於何而始乎亦維率是昭考而已歎  
昭考之德甚遠朕奈未有自艾之實即扶持使就之繼猶不  
免判渙也故今昭考已定之業而子薄德致生他變維予小  
子未堪家多難尚冀皇考之靈有以相之我紹于庭皇考或  
自上而下之我在于家皇考或陟降而憑之  
休矣皇考庶有以保其身而免愚闇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蓋武庚不靖成王將討之  
而告廟之詞亦樂歌也

附解序曰嗣王謀于廟謀廟無著朱子曰成王既朝于廟因

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蓋泥於訪落二字也然詩特

設為問語發端又摘取訪落二字名篇初無他意夫延訪

羣臣何必定于廟中且延訪于人乃反曰訪予耶蓋武庚

首言敬之申  
言陟降益惕  
以天祖之靈  
勉于緝熙之

之亂成王命周公討之必告廟而行故以此所祀武王言  
己不能繼武王之志不早自艾反躬自咎祈武王保之落  
始也謂圖治之始此亦樂歌古人告神必以其詞被之管  
絃否或歌詩以寓意此以告廟故為樂歌不然上篇閔予  
小子已是免喪朝廟之作不應重出如愚所言乃于章句  
悉有著落非故異于前人不敢屈經而從傳也或謂周公  
代作然書有大誥則此詩為成王作亦宜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  
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郎彌

學以敬事天  
即以此嗣文  
王此足見周  
禮之辨傳也

反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戶郎反。賦也。重言敬之無怠而  
主宰厥士凡為民監視也不敬也。顯明也。思語詞。命天理之  
語詞將行也緝熙接續而明。佛揆也。關振轉移時是也。指上  
文不聰而言佛時言轉是不聰之質也仔肩任也。言敬之敬  
之天至顯明受天之命至不易哉勿言天之高遠日日鑒此  
下民如陟降之予小子不聰亦惟遵敬止之學日就月將庶  
有緝熙之光明冀天轉移是不聰之質仔肩天下重任惟祈  
示我以顯德行不  
墜文王之緒而已

敬之一章十二句成王親政初祀天地而作此樂歌以自警

附解序曰羣臣進戒嗣王則不當列於頌朱子曰成王受羣  
臣之戒而述其言又自為答之之言一詩也述人言又自  
為答之之言於義欠協不知此成王親政之後於周公戒

言終心角卷六  
王皇自敬德召公戒王疾敬德等語已是身體力行卓然  
有得因郊天祀地自作樂歌以祈天眷而自警也或疑祈  
天眷佑詩中何以無祈佑語不知聖人事天如事親惟體  
天理以修身及人天與人祇此一理全天之理卽與天通  
文王帝懷明德孔子知我其天皆此意也但常人敬天不  
過念念克己凜臨保相在之義至天子得祀天代天理物  
必有天地之心天地之道始可以事天而爲人神之主成  
王得文武的傳基命宥密學已至於緝熙之候故此詩重  
言敬之先言天日監於人已不能聰如文王可通於帝謂

而體先人敬止之學日有所就月有所將庶緝熙于光明  
以此揆其不聰之質以是仔肩大任尙冀上天示我以光  
顯德行之應其詞義顯然對天稱予小子曰示我非第求  
言於臣下也天無私覆人主欲當天意豈徒工祈禱可得  
以敬德自勵德志而天命自合此不祈佑而天自保佑申  
命也何得以世俗祈禱妄念解聖賢之事乎或又云郊天  
不聞有樂歌不知古人祭祀工祝致告爲陳信於鬼神之  
詞而已意亦別爲達之則有樂歌堯舜之文遠矣無考湯  
武受命皆告天地成王受周公戒力行聖學於其親政爲

此以告天自警冀天相其顯德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  
的傳緝熙二字此詩自言之昊天有成命祀成王亦言之  
文王之敬止成王不已善承之乎惜乎讀者未細求之耳  
鄭康成解學有緝熙于光明謂欲學于賢中之賢者周公  
于是有居攝之志孔疏傳會之謂周公若已居攝則王不  
得朝廟謀政周公之攝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居攝之  
志於此而興其為誣罔實堪噴飯夫周公攝政因武王崩  
成王幼不能蒞阼故以冢宰總百官施教令于天下而一  
切施為皆奉天子命行之非竟自為也古有天子諒闇百

官總己以聽冢宰之禮而周公又以叔父之親受武王顧  
托之重輔相冲人曲為成就非特盡忠成王蓋所以成文  
武之德也其後王齒稍壯能敬承文武之道此閔予小子  
以下諸詩所由作且即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亦哲王之令  
軌明良之美談奈何因不聰敬止之言妄為穿鑿以害義  
耶

正喻夾寫風  
致翩翩頌詩  
中之風韻顯  
然者

予其懲而愆後患莫予并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  
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賦而比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  
毒傷也肇始允信也桃蟲蟲名能化為鳥無確證可考詳見  
附解喻武庚也蓼一名蒿辛苦之菜言予今其懲乎前事而



慎其後患乎前者莫有使予就蜂者而我自求辛螫又復誰  
尤今始信桃蟲之小拚飛則化為鳥患每起于忽微若不  
為戒既未堪家多難矣予又集于蓼悔何及哉蓋武庚初畔  
王未能不惑於流言既而知之周公東征而還王以此告廟  
也  
自咎

小毖一章八句

成王既平武庚之亂告于羣神奏此詩以自警

附解序曰成王求助鄭曰求忠臣早輔助己以救患難朱子  
謂亦訪落之意然朱解前詩已謬此詩又承其謬益覺支  
離詩名小毖乃摘毖一字括詩意名之無他意也訪落武  
庚始畔時告廟出師之詞此詩既討武庚告廟自戒之詞  
而無告神之語者三叔流言時周公必曾告王王未知情

實一時未卽示諭三叔告以周公輔政勤勞無他之意又  
未諭武庚以先王封彼朝歌作賓王家至公無我之心遷  
延歲月以致武庚畔勢已成不可復宥三叔亦因之獲罪  
故此詩自咎言己初念第以其爲小腆不早爲之防而懲  
戒於將來其詞該卻許多情事在內周公曰我之弗辟無  
以告我先王及作鴟鴞詩貽王則公當流言初起武庚未  
畔時必有告王之語先事綢繆之謀王年幼以爲小事置  
之遷延日久武庚果畔王始悔之然無及矣辟法也周公  
謂成王未更事已不得避嫌勿執法而行成王雖聽公東

征而年少膽怯終未釋然則大誥猶屢言卜破斧缺斨至於三年以公神武平定何不迅速蓋三叔武庚煽誘東方蹂躪人民不少故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使非成王猶豫方流言時即聽公所為必不至此此詩所以深自咎責也王告於羣廟故無專指之詞至桃蟲無可考郭璞以為鷦然鷦鷯至小之蟲所謂巢於蚊睫者也安能化鳥別有鳥名鷦鷯亦小鳥所謂棲一枝者也郭氏混而為一以桃雀為桃蟲夫桃雀本鳥則不得云拚飛為鳥矣蟲化鳥鳥化蟲世恆有之而不知桃蟲化鳥果屬何物又謂鷦鷯生鷦

則彌大矣想桃蟲至小必不能大而益大若此凡物類至繁難究非確然不謬固不如闕疑耳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

旅侯疆侯以有噲其饁思媚其婦房以反有依其土有略其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

苗緜緜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甯匪

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賦也芟除草柞除木也澤澤春

下澤日隰畛田畔也修整水道田畔十夫所同故耦徂往也

盛陳年豐之象而始言人刀之勤終以饒香之慶所謂民和而報享于神天時與人事交盡也

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任賦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大宰所謂開  
 民轉移執事者若今傭力之人也噴眾飲食聲媚順依愛士  
 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俶始載事也函含活生  
 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  
 也傑先長者厭厭苗皆滿足也縣縣詳密庶同穉耘也濟濟  
 人眾也實穀實積聚藏也萬億及秭四句見豐年有醴芬香  
 言其饌也實穀實積聚藏也萬億及秭四句見豐年有醴芬香  
 柞播種以至收穫其力之勤而積之盛如此用以爲酒醴而  
 享先備禮推之于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共之于養  
 老則胡考之所以甯也然此乃生養之常匪獨此處有此稼  
 穡之事匪獨今時有此豐年之慶蓋起古以來即如此欲其共  
 相勤勉以獲豐穰之樂

附解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孔氏謂王者籍田以勸農又祈  
 社稷序本其所由以明作頌之意經則專說年豐故其言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歲暮民間相勞苦爲酒食以慶豐年此其樂歌也

不及籍社朱子疑詩無祈田之意故云未詳所用然又謂  
 辭意與豐年相似用應不殊則亦以爲祈報也按豐年之  
 詩曰降福孔皆故爲秋冬報享之作而此詩則無其文是  
 謂祈與報者皆非也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其  
 事近是或疑臘秦時始有不知蟋蟀之歲聿其暮好樂無  
 荒七月之十月滌場朋酒羔羊皆臘祭意特秦始盛行且  
 以爲典耳因六經無明文惟左傳有虞不臘句人以爲僞  
 然古人非以臘爲祭也古惟蜡祭索祭萬物而饗之蜡祭  
 後民間燕樂相勞苦聚而飲食若蟋蟀幽風所云本非以

祭因古人凡食必祭及歲晚間燕聚食亦必將食而先祭  
先祖五祀然非為祭而設不過終歲勤動至此相勞苦周  
公不為之禮制正欲其得以盡歡仁也而義亦在乎其中  
迨後禮制漸頽民間遂合蜡臘而一之左傳所以有虞不  
臘之文而先儒亦多以蜡臘為一考臘之名東周始興至  
秦而益盛行月令臘先祖五祀之文則沿所見聞而為之  
者至此詩本無祭享意烝畀祖妣二句祇言年豐始為酒  
醴享祀燕樂非謂此詩為祭用也第古人食必有樂樂必  
有歌則此詩祇是相燕樂之樂歌儒者執詩書無臘之名

篇中多已事  
之詞蓋今歲  
已收來歲豐  
然以似以續  
豐稔不窮以  
是為勞苦慰  
籍之詞也

即以左傳為妄然蜡本古禮久已不行而民間猶臘祭實  
則猶蜡之意而誤者耳禮有古有今亦有古無今有者但  
使不悖於理即可行之何容執一以相訾也

粳粳良耜俶載南畝

滿以反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耨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

黍稷茂止穫之挈挈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

室百室盈止婦子甯止殺時犉牡有捋其角

音錄

以似以續續

古之人

賦也粳粳刃利貌餘見前或來瞻女餉之者天子下

輕舉貌耨耨類趙刺土也薅去草也茶一名委葉陸草蓼水

圓密櫛理髮器言密也其秉之堆如壩之崇其穗相比如櫛之密積禾于場之象也百室眾室萬尚烈曰春在田邑室皆閉穫則百室皆開以所積者入之是也積多則室盈而婦子之入此室處者身心安甯矣黃牛黑唇曰犝禮曰社稷之牛角尺揀角曲貌殺牲以答神賦禮所謂大割牲也似效之也言效績古人之舊典不替其先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于公社並勞農人賜之酒食此其樂歌也

附解序曰秋報社稷朱子謂未見有所報之意然詩言殺時犝牲似續古人未嘗無報之意特周制犝牲非庶人可擅殺古有報社之禮此蓋秋成之後天子報社而並勞農獎慰之故細陳農功美其盈甯而勸其長久如斯似續古人

其曰殺時犝牲則謂今日太牢報社雖賴神佑非女等勤勞豈及此或來瞻女女指農人或來天子臆其事而詳道其苦也即女之一字足見其為勞農而非但報社前篇載芟民自相勞苦此篇天子勞苦之蓋聖人重民力愛民生如此其禮本周制而秦尚踵之月令紀天子祈年於天宗大割牲于公社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蓋合此二詩之事而一紀之或秦時此禮已混淆記者猶聞古禮芻圖記之亦未可定夫子存此二詩而此禮可明第前人未之詳察耳至先儒以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

所謂幽頌然幽雅幽頌即七月一詩而以雅頌之聲調合之非別有詩也詳見七月篇附解茲不贅

絲衣其絰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兕觥其

醵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賦也絲衣爵弁祭服也絰潔貌載戴也俵俵恭順也

養老以教民與讓故不吳不敖乃胡考之所以休也而禮樂雍容之致可想矣

門側之堂謂之塾其下則基也鼐大鼎鼐小鼎也柔酒甘則和柔思柔者欲其甘美也兕觥見桑扈吳諱也休美也言絲衣載弁之士恭順執事自堂以至于基省其地以定位次自羊以至干牛省其牲以定品味又潔其鼐鼐酌以兕觥期于甘和養老而將事之際無有諠譁怠傲者是胡考之人得所養而受其美也

絲衣一章九句此養老之樂歌

附解序曰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毛鄭諸儒皆從之朱

子以為序誤高子尤誤然曰祭而飲酒之詩詞義殊多無着

折衷據孔穎達引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

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斷為養老之詩按鄭康成註月令大

飲烝謂農功畢天子諸侯羣臣飲酒于大學以正齒位謂

之大飲別之于他孔穎達疏黨正之交亦曰飲酒而正齒

位嘗考周衰禮多廢弛惟養老之禮未替故漢興猶有三

老而漢高不屈四皓月令所記蓋實有所見而鄭氏亦非

臆說也夫養老重典三代聖王所同豈可無詩雖頌祝遐

壽詩多言之而非專為養老之作以此詩當之夫復何疑  
詩言絲衣爵弁之士臨時省牲省具告潔其為非正祭之  
詩亦明若以為釋祭鳧鷖之詩其義已詳而不吳不敖胡  
考之休于釋祭無當至高子以為祭靈星其謬更不足辨

矣

遵養時晦人  
誤解以為待  
時舉事似武  
存莽操之志  
大失聖人之  
心周公制禮  
使人十三舞  
對所以導之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  
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賦也於歎詞鑠盛遵養遵天  
理以養其德時晦紂王疑忌  
因時晦藏易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者也純熙大明謂天意  
永清四海也介助也大介助天安民所助者大也龍龍也龍  
受寵受天命躋躋行疾健意造為也載語詞嗣謂嗣文王爾  
指天下臣民爾公天下人之公心允信師眾也言於哉鑠然

莊敬和平玩  
詩詞並無武  
健器張之氣  
何以知矣

之王師人第知其盛矣不知其本無利天下之心當紂惡未  
極天命未去武王道天道以養德深晦自藏惟恐有失忠貞  
有違天道至紂惡已甚天意欲洗腥聞而臻平治時純熙矣  
乃應天順人是用大助天而勦亂遂寵受天命是其動靜隨  
時一本天命警諸行路其止非需其行甚捷躋躋王之所為  
用以嗣文王服事之德而不失天下之顯名實由順爾臣民  
之公願信眾入皆不願戴紂也然  
則王師之鑠鑠以德豈耀以武哉

酌一章八句蓋大武之樂歌明  
其代商之至公也

附解朱子曰酌卽勺也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儀禮燕禮若  
舞作勺鄭康成曰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故朱子以為內  
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為節而舞之理或然也至酌之名  
篇義不可考前人泥遵養句以為酌其時之可而伐商故

言經心解卷六  
曰酌然聖人隨時處中本無成心事至物來義之與比無  
心泛應自然曲當豈有一毫適莫之見或周公所作謂武  
王應天順人斟酌義理至當而名之則可也武王不得已  
而應天順人其心有大不懌者此大武之所以未盡善世  
儒不知聖人心事於湯武一錯皆錯愚已屢辨之矣此詩  
言武王柔順服事一同文王為自晦其德其應天除暴為  
助天行事本無伐商之志順諸侯之請除暴安民為躊躇  
王之造惟無利天下之心以是嗣文王服事之志結維爾  
公允師即所謂順人也夫子存此以見武王之實而使後

世共知奈知之者竟少以其為武之樂章無疑序云酌先  
祖之道則大非也

定亂以綏萬  
邦所謂神武  
不殺者保有  
厥士德昭于  
天也名之曰  
桓武王之所  
以為武以此  
孟子言武王  
之勇與此詩  
同旨矣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  
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聞之賦也綏安也屢豐年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除害安民故  
屢獲豐年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也桓桓武貌厥士賢士  
下屢獲豐年之慶天命眷周久而不厭如此所以然者商紂  
放逐囚奴賢士屏息桓桓之武王順天之意錄用而畀以爵  
位共治四方克定厥家其德於哉  
昭明于天故使為君而代商位也

桓一章九句

亦大武之樂歌明其應天而興選賢共治也

附解據左傳楚子謂武六成之樂歌序以為講武類禡或後



世用之詩本無其意也以保士定家為武是示天下以桓  
桓之道也故名曰桓

已釋思文王亦欲諸侯釋思已求定之意名之曰賚以為封建賢能以彰有德且使天下蒙其賜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  
賦也勤勞應當也敷布也釋尋釋徂往也時周之時是也於歎詞言文王忠主庇民施仁天下既勤止矣我應受之而繼其志故我當敷政之時凡事皆尋釋文王所為而行所以往會諸侯于孟津者以人心已去變亂已形志惟求定亂耳凡此不得已之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興於哉爾諸侯其釋思而體求定之志可也

賚一章六句

亦大武之樂歌蓋作于封爵之時也

附解左傳以為大武之三章而序曰大封于廟蓋封爵之時  
武王所作而後周公定以為大武之樂章也傳謂賚予也

本周有大賚之言不為無見第于句義欠明書曰我文考  
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  
其德言其施仁之事非謂欲成大統勿誤認此詩起句即  
其意也我祖惟求定所謂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未歎  
息而欲臣下之釋思諸侯同心畔紂推戴武王武王不應  
諸侯亦必滅紂斬湯祀害人民禍有不可勝言者故於克  
商之後以此告戒諸侯舊以二釋思為一故繆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  
對時周之命

賦也於歎詞皇大時是也陟升也墮山之凹連者喬山之特起者允實也猶與由同翕河河之

詩經左傳卷六

釋

周都于雍而宅洛以會諸侯非但免煩勞諸侯亦以

使進職而行  
黜陟也對揚  
天子以承天  
命是聖人保  
父無窮之心  
也與

合處蓋河入中國至大陸以北始播為九河武王顧瞻伊洛  
則在河合之地也敷普哀聚時是對對揚也言大哉周之有  
天下也嘗因巡狩陟其高山墮山喬嶽無不望祀又由翁河  
以瞻中州定為王會之所敷天之下皆聚于是而對揚天子  
是周之命所以  
懷柔而震疊也

般一章七句

音大武之樂歌蓋武王嘗于巡狩瞻伊洛有宅洛之志而後周公成之作大武

以此樂章奏之明宅洛為武王之意

附解般義不可考蘇子由曰般遊也近是蓋武王遊伊洛而  
有宅中之志故周公相成王作東都後作樂為此樂歌以  
明武王之志使子孫識之也史稱武王憂天保之未定謂  
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營

天室營周居于洛邑未及為之而崩以此詩文義核之適  
相脗合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其卒章云云祇言其  
三而其三不可考前人因謂武酌桓賚般皆武之樂章今  
核其詞義良然第斷以為六成三成等則不敢信也按楚  
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今即詩考  
之言文王克開厥後武受之以勝殷遏劉文王既勤止武  
王受之以求定及祭告天地山川祈昊天百神之蔭述陟  
山道河宅中朝會之規贊於鑠之王師明遵養時晦之本  
志克殷年屢豐保士定家文義相屬以為大武之樂與楚

子所言七德實多脗合但諸詩非一時之作周公制禮定樂始奠為大武樂章其章次紊淆則流傳之過非夫子刪訂即然姚際恆等必訾毀之非也至樂記夫子告賓牟賈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乃舞之容此諸詩為武之樂歌各不相礙毋容強相比附者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附解右周頌三十一篇半不可叶朱子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也謂一人唱而三人和也

陳氏第曰此言似是然其半又可叶何也愚謂頌以美盛德之形容其詞與律呂相和成音非如歌之專以人聲和笙管可叶韻可不必叶韻當時周公作樂自必有相諧成調之實今則周樂不傳惟存其詞故不可得而強協也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子伯禽其地今山東兗州府青

州府登州府甯海州等處周公成文武之德制作明備不特為周之所以盛蓋自唐虞以來聖王之法至公而集其大成伯禽之始封也朝廟蓋有樂歌久而猶存一二闕宮一詩猶能援祖德以効箴規夫子錄其近理者以誌周公之遺思周公也其詩四篇皆樂歌故列於頌

即馬之蕃盛而民富庶可知其蕃盛也由神陰相之也第神佑必於有德德之修否在於慎思故以思之無隱自勉而告於神非自誇其思且自誇其富庶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神與薄言駟者音渚有駟有皇有驪有黃

以車彭彭音旁思無疆思馬斯臧賦也駟腹幹肥張貌坰遠

者避民居與良田也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

駟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指平日一切政事思之廣遠臧善

也毛氏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駕馬此章言

良馬也言駟然之牡馬在坰之野其駟也非一有驪皇驪

黃之盛以之駕車彭彭壯盛所以然者人君平日行政駟駟

思慮廣遠無疆即斯牧政亦詳慮之然後馬斯臧也駟駟

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驪有駟以車任任思

無期思馬斯才賦也蒼白雜曰駟黃白雜曰駟赤黃曰駟青

材力也孔穎達曰上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有容也

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力故云任任有力也張氏耒曰臧者言

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

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是也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

有驪有駟有駟有雜以車釋釋思無斃思馬斯作賦也青驪

今之連錢驪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雜

釋釋不絕貌斃厭怠也作生發不窮孔氏曰此章言田馬田

獵尚疾故言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古音

有驪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賦也陰白雜毛曰駟

日驪兩目白曰魚祛祛健貌無邪思之正也徂行也常行而

不疲也孔穎達曰此章言駟馬主給官役故曰祛祛強健也

駟四章章八句魯公考牧而祀

附解序曰頌僖公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穀重農

牧于坰野魯人尊之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朱子以為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無重農務穀之意其說

詩經傳解卷六  
是也而猶以爲僖公之詩則非蓋頌作于周公當時朝廟祭享之樂歌皆公爲之伯禽傳成王有明德其就封也蓋亦自爲樂歌以將享祀其後久而失傳僅存數篇夫子存之以識周公之遺惟閟宮一篇則作于僖公之時耳范處義曰魯頌之異于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頌禱四也然范說亦未盡協蓋頌者頌其功德以寓箴規古人樂不斯須廢以導人心之和平而化其暴慢樂必有歌或人歌之或

以絃管吹之則爲樂歌用之於神用之於人多主頌揚以寓箴戒諷諭故頌不可以一端盡也前人祇知頌美之義而不知頌之所用不同故於魯頌商頌夫子錄之之意不明而姚際恆竟謂惟天子有頌魯有頌爲僭可謂瞽說范氏謂燕樂而無事實乃未得各詩正解之故其實本文非徒燕樂而無事實也卽如此篇考牧軍國重事周家田賦出車天子諸侯大夫以萬乘千乘百乘計夫子言有馬借人以此徵民風則伯禱之祭必有樂歌特古詩不傳而魯猶有此頌故夫子存之也詩言畜牧之蕃歸本于思之無

疆無期無斃無邪其平日富教之謨何如即一斑可見全

豹古人文字往往如斯何弗察而妄言耶若僖公則何足

以當此詩也

有駮有駮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彌郎振振鷺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賦而興也駮馬肥健貌重言有

燕者所乘公燕所如躋彼公堂之公明明禮文辨治也振振

羣飛貌諸侯泮宮有水澤故鷺集馬而詩人因所見以起興

于下翔集也以興醉舞也咽與淵同咽咽鼓節有駮有駮

也胥相也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是相樂也彼乘牡莫九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

政通人和君臣同樂以誌一時之盛即以黃孫子之克遵蓋世以爲飲燕之樂歎而夫子時猶存也

醉無歸所以盡懽醉而歸所以成禮也

有駮有駮彼乘駮夙夜在公在公載

燕自今以始歲其有音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賦而興也青驪

日駮今鐵驄也年豐而蜡飲故祝自今以後皆有年也穀善也息農養老禮之善物故曰有穀以詒孫子也願天常錫豐年願人常行善道可謂善頌善禱矣

有駮三章章九句此大飲烝之樂歌

附解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朱子謂未見君臣有道之意而

以爲燕飲而頌禱之詞然頌以致祝非燕飲所用何氏曰

大飲烝也農事畢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太學蓋得其解而

以爲僖公亦非

折衷曰蜡而飲酒也孟冬蜡祭勞農以休息之乃飲酒于序以  
養老與何氏說合而又引禮運仲尼與于蜡賓雜記子貢  
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以明魯行蜡禮之實尤為有據  
愚按豐年之詩報祀百神載芘臘祭先祖五祀良耜蜡祭  
報社絲衣養老此詩言在公明明以振鷺為興則為魯君  
與羣臣大飲之樂歌而非民間蜡祭及大割牲以報社也  
第其禮行于蜡祭之時故

折衷以為蜡而飲酒耳伯禽之時政修人和君臣大飲作為詩  
歌以頌觀其言在公之明明有穀以詒孫子固謂一時盛

事可詔後來特頌之也他國無此盛舉或有而其詩不傳  
非天子始可作頌而侯國不可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音其旂

嘖嘖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興而賦也思發語詞泮宮泮一

日辟離諸侯之學曰泮宮泮水菜戾至也觀其旂望之也

葭草葉多貌旂下垂如葉之多也嘖嘖聲和也小謂童子大

成人者也舉國皆從公而往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

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興而賦也藻文

草也蹻蹻盛貌昭昭詳明也載色其容溫載笑其聲和溫厚

和平不怒而明教之所謂循循善誘也書曰敬敷五教在寬

謂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

周初徐奄淮  
夷多肆侵擾  
伯禽始封卽  
有費誓蓋靖  
東夷以安東  
方是當時第  
一要事然非  
文德克修亦  
無由制勝此  
詩所以詳言  
之也策勳告  
廟為此樂歌  
故為頌也

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興而賦也菀亮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謂之尊菜在泮

飲酒養老也記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諸侯亦然永錫難老祝老者使壽考長道猶大道屈服羣醜謂淮夷既飲之後與耆老謀伐淮夷淮夷不靖越制害民故伐之為順大道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

成于學諸侯亦然也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

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賦也允信昭明假至烈祖謂文武祐福也言此穆穆

之魯侯既敬于內以自明其德又敬于外以慎威儀所以為民則也觀其育才養老信乎其有文屈此羣醜又信乎其有武夫文武者烈祖之德也今侯如是則可以昭格烈祖明明

是故其所行無非孝道而揆文奮武其福皆自求之矣

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蒲北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古音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賦也明明即穆穆之著見者矯矯強貌馘殺而取其耳也

淑善問訊也囚所虜獲者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承上言此允文允武之魯侯克明其德是以教化興而遠人服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不服者馘而殺之使矯矯如虎之臣在泮獻馘已服者囚而訊之使善問如皋陶者在泮獻囚此其文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

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狄與逃通

東南淮夷在魯東南烝烝眾也皇皇大也吳諠譁揚矜躁訕爭訟也承上言淮夷之所以服者由魯侯素有教化從征之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至彼東南之遠師雖眾盛而軍行整肅不吳不揚即克敵之後亦無訕訟爭功者惟從容而在泮獻功此則魯侯之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

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賦也觶弓矢為束搜勁疾也博廣大斃懈逆違命固慎密猶謀獲得也上言文臣之賢此言武臣之順也言魯侯之征淮夷也武臣

寺經五經卷六

上言文臣之賢此言武臣之順也言魯侯之征淮夷也武臣

寺經五經卷六

寺經五經卷六

寺經五經卷六

寺經五經卷六

寺經五經卷六

寺經五經卷六



用命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戎具既無不修矣而徒御皆無厭斁之心既克淮夷亦無恃功驕恣者孔淑不逆惟淮夷卒獲此則魯侯之允武被于武臣者然也

于泮林食我桑黽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

大賂南金比也泮泮宮有木成林鵲惡聲之鳥黽桑實也鵲食之則變聲惡聲之鳥食桑黽而變聲比不善

之人感德化而從善憬悟也琛寶也龜尺二寸為元龜大猶廣也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言飛鵲集于泮林食黽則變其音今魯侯以文德而兼武功淮夷是以翻然覺悟來獻其琛既有元龜象齒又大賂之以南金蓋歡服之至非重寶不足以將誠也然則魯侯興賢育材之化豈不遠哉

泮水八章章八句伯禽興賢養老既克淮夷告廟而詩人作此頌之以被於絃歌

附解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宮朱子曰飲泮宮而頌禱之詞而

非序以僖公克淮夷之事無所考也按本詩詞義僖公誠

不足以當之明堂位言頌宮周學也建國者必立學况周

公伯禽賢聖而魯之泮宮當時未建乎書費誓載淮夷之

事甚詳此詩蓋即作于此時伯禽以文教化魯本于穆穆

明明之敬德信乎周公之薪傳詩人頌美其泮宮教養之

功而即淮夷一事以明武功悉本于文德故始終以在泮

為言此允文允武所以能昭格烈祖也若僖公雖嘗從齊

桓會于鹹會于淮左氏以為為淮夷之病杞病鄆然豈足

以當此詩哉故從

折衷之說至楊升菴據戴氏謂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名宮如楚渚宮晉虎祁特以僖公不足當詩言而為此言姚際恆遂謂泮宮非學名其言甚辨然使泮宮為泮水上離宮而詩人於此美魯侯克明德服淮夷不亦支離乎且果若是則諸臣媚子之言而夫子錄之乎泮宮即頌宮類泮蓋古通用頌宮有水有林亦未為不可但不必定云如半璧耳漢儒去古未遠其語豈可盡非執一二字以議之而不顧全詩語義毋乃鹵莽實甚升菴又云魯僖滅項伐邾取須句訾婁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淫惡不正夫子存

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非以為美此言尤非頌主頌揚豈曰非美蓋未知此詩與上三章皆非僖公詩也至錄閟宮之意詳見後篇

僖公承喪亂之後新廟制郭士疆此詩遂侈陳之以周公之明德宜有與者而所以可錄者不過如此存其詩亦以寄慨也

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方墨反黍稷重穋稗荻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賦也閟深宮廟也閟宮魯廟以其宏深美之曰閟宮也恤清靜也實實鞏固枚枚蕃密也姜嫄后稷之母回邪依眷顧也先種曰種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奄有下土盡地利也禹平水土稷繼播種故曰纘禹之緒也言此閟宮有恤其制實實枚枚然所以得有此廟者非偶然也溯赫赫之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乃生后稷教民稼穡纘禹之緒為周家世德

始所由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繼

大王之緒致天之居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

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

室輔賦也實始翦商謂大王肇開王業武王翦商之業實始于此從其後而推論之非大王已有其志也屆極也言

商之天命已極無貳無虞天下歸心無違慮也敦治也旅眾

也咸同也言武王治商之眾皆周公同之王成王叔父周公

元子魯公伯禽啟開宇居也承上言自后稷肇祀大王文武

遂代商而治民與之同功者則周公也故成王謂周公封其

子伯禽于魯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

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古音許何反是饗是宜音俄降福既多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賦也附庸小國也不能自達于天子而

祚此僖公也龍旂交龍為旂也四馬故六轡耳耳柔從也春

秋錯舉四時也武差也后帝上帝言皇皇之后帝而後稷功

與之並謂郊祀稷也騂犧牲用騂牲也周公稱皇祖始祖也

承上言魯公始封山川土田附庸恩禮已渥數十傳而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猶得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

忒其澤長矣且皇皇之后帝而皇祖后稷之功與之配每歲

郊祀稷神享以騂犧凡所饗皆宜稷降之福秋而載嘗夏而

福衡戶郎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鼈羹邊豆大房萬舞洋

洋孝孫有慶音荒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

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賦也嘗秋祭名

牛角以止觸也秋用而夏福衡者夙戒也白牡用殷禮也成

王令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四時之祭夏日禘

詩經卷六

五

今移其時于六月而用殷天子之禮以尊公比于白馬賓王  
所用禮文與周天子實異成王之權而不失其正也駢剛則  
周之所尚此錯舉其祀禮之盛而言犧尊尊作牛形而鑿其  
背以受酒也將盛也毛魚去其毛而魚之制足間有橫木下  
也大羹不和錮羹則和之也大房俎也其制足間有橫木下  
有跗如堂後有房然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不虧不崩言其壽  
不震不脆言其臧也三壽作朋人與岡陵同壽如友朋也此  
乃詳言魯之祀事極陳其儀物之豐而祝其熾昌壽臧常保  
魯邦壽等岡陵是  
閼宮之實事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  
音公徒三

萬貝胄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  
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  
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賦也公車千乘大國之賦  
也方十里為成出革車一  
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  
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制國不過千

乘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朱英所以飾矛綠滕所以約弓也  
二矛夷矛會矛重弓重于中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  
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步卒則七萬二千然不盡  
用之故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  
五百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  
萬貝胄以貝飾胄綬綫也朱綬所以綴貝增眾也膺當也  
彼來而我禦之也懲劓也我伐而彼畏之也西戎北狄荆楚  
之別號舒亦楚地承禦也黃髮台背老人之象壽胥與試言  
老成皆為公用耆而艾老如少也眉壽無害久安長治也此  
又推言其車徒之盛可以懲禦強敵而祝其昌熾壽富老成  
効用益以昌大久而治安蓋承上孝孫有慶而引申之也接  
膺戎狄懲荆舒蓋虛為頌禱之詞非僖公實事周公當年有  
然故以之  
望于公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  
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  
瞻同龜蒙二山名春秋書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子曰龜與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  
域之中所謂奄有龜蒙也荒治也大東極東之國海邦近海

之邦春秋書公敗邾師于偃敗莒師于鄆邾莒在魯東而近海所謂遂荒大東至于海邦也又書公會諸侯于淮蓋淮亦與國也所謂淮夷來同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此又言其拓土開疆之績

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賦也鳧繹二山名魯

之南境也郡縣志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繹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踰鳧繹則至于徐矣宅居也謂徐國也春秋書僖公十四年楚伐徐公孫敖救徐則徐服魯

久矣諾應若順也南方之夷徐為大徐服則淮東南夷莫不應而順之此又承上而極稱其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定遠之功以結上文兩章之意

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滿以宜大夫庶士邦

國是有音既多受祉黃髮兒齒賦也常或作嘗魯邑名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齊桓公反

諸侯之侵地常許復歸于魯故詩人頌之曰復周公之宇也令妻聲姜壽母成風也兒齒老人齒落更生壽徵也總承上

文而頌之言天錫公以純嘏使其眉壽長保魯國常與許皆魯故地常入于齊許入于鄭至僖公而復得之公是以燕喜無憂又有命善之妻壽考之母以成家慶又能宜于大夫庶士以有附屬之邦國既多受祉矣而黃髮兒齒又明有壽徵是錫純嘏而得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

桷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徂來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新甫在汝陽縣八尺曰尋鳥大貌路寢正寢也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新廟僖公所修即前所謂闕宮也奚斯公子魚也

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意也闕宮之實事言取材徂來

公能新之民所心悅此乃正言修闕宮之實事言取材徂來

新甫斷度既精松桷是鳥即路寢亦孔碩是奕奕之新廟奚

斯實監作之孔曼且碩

所以順萬民之意也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僖公

言於心角先六  
承魯亂之後新祖廟而詩人美之後遂以為祀事之樂  
歌至夫子時猶存夫子錄之以其敘魯開國特詳亦有  
規諷  
意也

附解僖公非能賢也特因僖公之前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內  
亂季友出奔魯之宗祀不絕如綫僖公能任季友內定國  
亂外交齊桓歷代廟室經亂半皆傾圮僖公新之故詩人  
喜而頌之竝推原后稷肇祀文武貽謀及周公始封以見  
廟祀之重然後侈其禮儀之隆頌其中興之績而祝以眉  
壽喜之深不覺其望之切也末仍結到修閔宮以明萬民  
是若美僖公而推原於后稷文武周公美其功而詳敘淮

夷等事蓋冀其克承先烈奮發有為此為頌不忘規夫子  
所以錄之也閔宮祇是深邃之詞非姜嫄廟亦非禘宮魯  
之廟室耳楊升菴不察乃以為刺殊謬其魯之郊祀后稷  
者棄為稷神祈穀東郊之祀魯以己為后稷子孫於祈穀  
郊祀亦用天子盛儀故為僭非燔柴泰壇之郊也魯之禘  
禮乃夏禘而用殷天子禮比于二王之後得祭天地三辰  
亦非大禘先儒每未得其解愚已著于論語或問禘章茲  
不贅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魯頌四篇說已見  
上序云季孫行父

祀先必先體  
先人之德篇  
中言思成有  
恪見湯孫之  
賢是所以能  
行烈祖之故

天子錄之若  
太甲之賢是  
商所以興也

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揚子雲則以為奚斯所作皆誤  
史克朱子以為無考詩第言奚斯作廟非謂作詩近人  
辨論尤多要以夫子刪詩而存魯頌之意斷之則不得  
橫生議論反晦其旨文人好為議論往往摘片語單詞  
別生剝解而是非已謬  
於聖人不可不戒也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封于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其後三宗迭興至紂無道而滅武王封

微子于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  
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禮樂日敝七世至戴公  
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  
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焉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

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

厥聲庸鼓有鞀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

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賦也猗盛

也鞀鼓非一故言那也簡簡鼓聲衍樂也烈祖有功之祖謂  
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  
牲是也湯孫主祀之時王假與格同奏假奏樂以格神綏安  
也思成神以思而成鄭康成曰禮記云齊之日思其居處笑  
語志意所樂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儉  
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  
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是也淵淵深遠  
也鞀鼓淵淵始奏也鼓以起樂鞀以兆鼓也嘒嘒清亮也管  
堂下之樂與鼓應者既和且平合眾聲而言之周語曰聲應  
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是也磬玉磬也依我磬聲者堂上  
之樂依磬聲以為節也赫盛也穆穆靜也穆穆厥聲所謂奏  
假無言也庸鏞通所以節鼓也鞀閒也所謂閒歌也奕有次  
序合樂而萬舞也嘉客來助祭者夷平懌悅亦不夷懌亦無  
不夷懌也世曰自古時曰在昔人曰先民言祭祀之事作于  
古人也溫恭恭而安執事行禮恪  
嚴肅顧予冀烈祖之享之將進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此祀成湯之樂歌蓋作于太甲之時也商人尚聲故篇中言樂特詳而本之以思成將之以和與敬美太甲能承湯烈焉

附解此詩先儒皆以為祀成湯第玩詩中再言湯孫且頌之曰於赫則非但美湯矣意必太甲率德改行之後祀于先王祇見厥祖時伊尹之徒作此樂歌以誌太甲克紹前烈之美而後遂以為凡祭祀之樂歌其詩意則

**折衷**

深得其旨曰未迎神而奏鼓商制也兆以鞀而繼以管所謂下管鞀鼓也依我磬聲所謂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庸鼓有敔所謂笙鏞以閒也嘉客夷憇所謂虞賓在位

凡中與之君  
值先緒將墜  
之日能崛起  
而繼美前人  
當治定功成  
告于先王臣  
下為樂章以  
頌之此詩是  
也與上章皆  
言湯孫可以  
見湯肇造之  
烈永堪為子

尋后德讓也帝王一也執事有恪言行禮也禮以將敬樂以導和奏樂之時雖穆穆而莫不夷憇主于和也行禮之時雖溫溫而歸于有恪主于敬也足以見商朝之制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饜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肩壽黃耆無疆約軹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也爾謂中宗太戊本烈祖以稱之故曰爾也及爾斯所猶言及爾身言其足以繼成湯之績也酤一宿酒也賚與也思成見上篇和羹錫也戒夙戒也平味調勻也饜中庸作奏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約軹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鶴鶴聲和



孫法守也

也助祭之諸侯所乘以假以享來助祭也溥廣將大穰穰多也湯孫之將祝以常無愧于湯之詞歎息而言烈祖成湯以德遺後其福有常申錫無窮及于爾身克以中興而繼祖烈我今既載清酹而爾必當錫我思成又有和羹夙戒而味平敬齊一無有爭者是爾之神靈甚矣其必緩我眉壽俱黃耇而無疆即今助祭諸侯約軼錯衡入鸞鶴皆來假享于庭此皆中宗之餘烈也况近今以來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民和而年豐孰非中宗遺德所致今靈爽猶未遠也其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于烝嘗蓋我亦猶是湯孫誠潔而將之無敢慢也其鑿而默相之乎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序以為祀中宗之樂歌是也

附解商有三宗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祖有功而宗有德廟皆不毀上章美太甲此詩序以為祀中宗

玩其烈祖秩祐及爾之稱鸞鶴助祭于義良然朱子謂未

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祀成湯之詩然本文詞

義不可沒中興必有樂歌序說固非無稽也至湯孫鄭康

成曰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得言湯孫其說良是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

句土芒芒

句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

音奄有九有

音以商之先后

見受命不殆在武

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糝是承邦畿千

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

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賦也元鳥也契母有娥氏之女感元鳥降庭而生契其詳不可考矣義見附

告廟必自卑謙此必臣下所作故盛稱高宗之功而仍斥其名以對祖考尊祖頌若兼得其義也

解及下篇曰天降者重之也宅居也殷地名契始封此相土  
乃遷商北盤庚復遷還于殷故此言宅殷也土芒芒謂契生  
時洪水未平土尚芒芒下篇詳之芒芒荒遠意古昔也帝天  
也帝命即天命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疆理之  
方命厥后方各為之立君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稱武丁者  
在廟故稱名也稱孫子者對祖稱孫對禰則稱子也武王湯  
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大糝黍稷也承奉也邦畿王畿  
也止居肇開假至也祁祁多也景景山員周圍也何與荷通  
言商自契受天命至湯而有天下其受命久而不殆故餘蔭  
及于武丁孫子武丁孫子于湯所為之事無不勉而勝之故  
克復振王業天下諸侯咸載龍旂奉大糝以邦畿千里為止  
先王正域四海久而幾漚武丁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且來  
假者甚多殷地以景山為鎮周以大河仗先王之靈得以  
奠安宇內故今祀而禱焉庶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也

玄鳥一章二十三句

此祀高宗之樂歌

附解序曰祀高宗也祀之而稱其名者以其能承湯德與湯

竝言故名之武王即湯也古禮質廟中尤多不諱或以為  
禘祭或以為祫祭然篇中詞意專詠高宗契與成湯皆係  
追溯之詞未見其為禘祫詩言成湯受命之由美其正域  
四方方命厥后是言前之一統規模如此繼言受命不殆  
在武丁孫子接云武丁孫子肇域四海龍旂承糝四海來  
假云云頌其中興朝諸侯定四海能承先王之烈詞義甚  
明結以受命咸宜冀其百祿則祀禱之詞至元鳥一事史  
記據緯書謂簡狄吞鳥卵而孕固非毛萇以為郊禘之時  
適元鳥以春分而至遂兆其祥亦非實也高辛時洪荒粒

言維恒角各六  
食未興禮制未備安有此禮吞卵而生元鳥微禽即吞之  
亦不足為瑞是二說者皆不可信按元鳥雖常物而在高  
辛時巢居穴處宮室之制未興元鳥無自巢於人家簡狄  
誕契時忽有元鳥降庭或入室而其鳥又異常後生契為  
聖人遂以為瑞自古聖賢之生多有奇兆不特電樞星繞  
之類即漢高龍種且然安得謂天命元鳥商人妄語以誣  
其祖乎第其詳不可得聞而好奇者附會執理者迂談遂  
生許多異說此事商之子孫傳之夫子刪詩存之固不得  
為虛誣者也詳見下篇

述先世之德而歸重于湯者湯始受命為天子因得追祭于太祖所自出之帝故敘湯事特多也至功臣配享祇以阿衡言之他人可例為文省筆之法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  
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賦也濬淵深哲明智長遠也  
也外大國四夷也幅邊隕當作員圍也有城國名契之母家  
將大也帝天也立生命之以子生契而曰生商商有天下自  
契始也言商世有濬哲之君其發祥已久方洪水芒芒民多  
失所禹治水後乃敷土安民因而疆理天下外大國皆入版  
圖幅隕始遠始知有城方大天賦也濬淵深哲明智長遠也  
已早降元鳥生契為商之祖矣賦也濬淵深哲明智長遠也  
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賦也元王  
遠王追稱之國語亦以契為元王桓勇撥開治達通率循履  
禮越過發興起也相土契之孫也相土作乘馬遷于商北其  
地日闢實開興王之基故獨稱之也烈烈光盛貌截齊也言  
契佐堯為司徒勇于教化撥亂反治小國大國皆明于人倫  
達于義理契受其成功焉凡事皆為之則使民循禮而不過  
遂乃省視其民則既感動而興起矣蓋其教化天下之民德

厚而功深故其子孫代有興者至相土而功尤烈烈化行海  
外截然不侵不叛是開商基者契而開興王之基者相土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

祗帝命式于九圍也湯齊至湯而商德與天齊也降猶生

以享天心無欲速開斷之念祗敬也九圍九州分布若環規

然也承上言自契與相土以來世有明德帝命已不違矣至

于湯而商之積德益厚乃與天齊是以湯應運而興不先不

後恰當其時而湯又日新其德聖敬日躋無欲速無開斷昭

格上帝遲遲無息惟上帝之是敬是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

以帝乃眷之遂命為法于九圍也

疏何天之休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迺也

上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贊之玉為經營之意下國諸侯也

綴結之也德足以結諸侯之心下國如旒而我繫屬之也競

急綌緩優寬裕意迺聚也承上言式九圍之事言湯受小

國大國之贊玉為下國所繫屬如綴旒然既受天之休矣而

不夫之急不失之緩不過于剛不過于柔事皆得中而受小

寬裕布之是以政治人心百祿皆聚此言其文德也

共大共為下國駿龐古音莫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難不竦百祿是總賦也共恭同恭順也師行而小國大國

國有勇而我擇其良如役駿驪也龍寵也震驚不震心無畏

不動所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也難報同竦陳同言小國

大國恭順于湯成効奔走如騏驥驅駑駘也以此荷天之寵

矣而人皆各陳其勇民心不驚民業不擾不難不竦蓋天與

人合而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焉此言其武功也

曷苞有三檠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武王

湯也以武定天下故名虔敬也敬將天討非好武也曷遏通

言系極角卷六  
肅將天威其勢如火烈烈天下畏威懷德已久則莫我敢過  
者譬之草木一苞而生三蘖黨惡之人眾盛然以德臨之莫  
有能遂能達所以然者九有服德之化皆早截然整齊故韋  
顧之逢惡者既伐即繼伐昆吾與夏桀黃氏佐曰初伐韋次  
伐顧庶幾夏桀知所改圖也及終不悛然後興南巢之師以  
行天討非先翦黨翼後除本根若後世計取天下之為是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戶郎實  
左右商王賦也葉世也中葉指相土之後成湯之前震懼業  
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是也允信天子  
天之子湯也予與同阿衡伊尹官號降予天以湯為子降生  
尹以與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也又言湯未興以前國勢危弱夏桀無道商之不絕如綫有  
震且業而湯能以德承天信乎可以為天之子矣天故降予  
阿衡佐湯之德實左右商王以成大勳是以今禘于太祖而  
伊尹亦與享之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此禘于宗廟之樂歌

附解序謂此為大禘之詩義無可疑朱子云大禘不及羣廟  
之主宜為禘祭之詩愚謂先儒分禘禘為二皆由未得禮  
經之意也今據大傳之文折衷諸書而斷之如左禮大傳  
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大  
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天子諸侯皆有禘  
祭但非王者合祭以享其始祖所自出不得云禘蓋禘者  
帝也惟天子為能享帝故能合羣廟之主于始祖而追思

言經四角卷六  
其所自出名曰禘至諸侯亦得合祭及其太祖但不得祀  
始祖所自出而名曰禘不特諸侯也大夫有大事省于其  
君于禘及其高祖于以下于上之詞大夫本不當有禘祭  
而以君命特行之故曰于禘也諸儒誤解此文故滋聚訟  
蓋禘祫一事也而禘有二一大禘一時祭也取其合羣廟  
之主以祭始祖曰禘取其帝祭制始帝舜又審禘也曰禘  
四時之祭春曰禘夏曰禘以長夏爲帝德甚王之時長養  
之地故也此詩歷言商之先后及其卿士伊尹蓋追祭始  
祖所自出而以羣廟之主及功臣配享之商制也商書曰

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正謂此禮楊氏謂但  
述元王以下而不及于所自出之帝不得謂之禘不知五  
年合羣廟之主於太廟而祭明一本萬支雖遠皆親之意  
且竝追王厥自出之帝所以推始祖之孝思及於無窮孝  
之至也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或可考或不可考皆無妨要  
以事親如事天之義言之則聖德之至者通乎於穆天親  
一耳德合天地而祖宗父母本一氣者反不能通乎故曰  
惟聖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此詩及前篇言元鳥  
生商及帝立子生商其義甚明而前人爲祭法史記等書

詩經傳解卷六  
三十一  
所誤謂簡狄爲帝嚳次妃禘嚳而郊冥此詩言洪水茫茫之時民生不聊禹治水後始奠民居治疆域不特中國安帖而外大國亦疆理之乃知有媯氏有女簡狄於洪水未平時已受天命立之子而生契堯舜禹咸知契賢遂命爲司徒敷教是有媯本外大國而生契在洪水茫茫之時計禹父子治水十有七年則洪水之患在二十年前後契先洪水而生後洪水而出詩明言外大國之女禹敷土後疆理及之乃知帝立之子生商而乃以簡狄爲嚳妃堯帝嚳子也在位數十年而有洪水堯已老舉舜舜乃命益禹契

等治水鯀九載禹八年父子相繼治水已十七年計洪水之患在二十年前後詩何以言禹敷土後帝嚳乃立有媯之子爲妃使契果爲嚳子帝摯與帝堯共在位一百零九年契爲堯兄弟年已百餘歲矣尙可用乎且此詩何以置嚳不言而反從禹說起止言外大國方將世儒不過以聖王必由貴族故以稷契爲帝嚳子而二人誕降之奇不信經文必從史記等書商周子孫妄造妖言誣其祖考夫子刪訂亦草草不察可通否耶夫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生堯能則天以明道治世足矣又奚必履武降鳥乃生賢子

且姜嫄為元妃稷何以不立而帝摯摯死堯立置嫡子賢  
 聖不立而立摯摯之闇昧已甚凡諸種種不合世人不詳  
 考之而使經義不明安可弗辨故簡狄之有夫無夫不可  
 考而元鳥降祥商子孫傳之夫子信而存之尚何容妄置  
 議哉且夫盈天地皆人即皆天之赤子聖人不擇地而生  
 古今不勝屈指世儒祇知中國有聖人不知六合之大尤  
 陋之至矣

祇首章述湯  
 伐荆楚定安  
 之功而已伐  
 荆楚亦祇是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  
 緒賦也撻撻伐也彼謂凡不道者非一人故以彼概之殷武  
 殷武王謂湯也采深哀聚也湯孫高宗自言當年撻彼無

求其安定可  
 如下述己伐  
 之之故及平  
 日體天之心  
 己不敢僭濫  
 怠違以此求  
 先王鑒佑情  
 詞曲至而無  
 一語夸張信  
 乎哲王之軌  
 也

道之殷武王因荆楚不靖而奮伐之深入險阻平之安聚荆  
 民之眾截然各安其所此先王之烈而為湯孫者當繼其緒  
 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賦也商居河洛之間故荆楚在國南鄉  
 氏羌夷狄國在秦隴之西貢獻曰享十二  
 見曰王此下二章乃言今伐荆楚事曰女者告廟本禘以命  
 之也言荆楚居國南鄉本非濶遠自成湯以來雖氏羌之遠  
 亦莫敢不服皆曰商為常尊理宜臣服而  
 荆楚可知矣今乃不靖安可不討平之天命多辟設都于

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賦也多辟諸侯也來  
 辟來朝也適謫通謙  
 言諸侯為禍是罪心也此又申言己平日之志言上天愛養  
 斯民命此多辟建都邑于禹績之地凡國皆天所置也何可  
 輕視故予平日但羈縻撫恤之祇求多辟各安位職勿為禍  
 謫予勤勉農功安養民人今日伐楚亦祇求其如此而已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建厥



言經傳角卷六  
福賦也監視嚴威也借賞之差濫刑之過也追暇封建封侯  
而建國也此言乃所神鑒佑保天下又安言上天視聽在民  
天命降監人君惟視其安民與否為禍福故下民雖卑甚嚴  
而可畏我惟願畏民若賞不僭而刑不濫不敢怠違竝以敬  
天勤民之意命于下國庶封  
建諸侯安民而共承福祿

濯濯厥靈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賦也商邑商都翼翼謹飭

赫顯盛濯濯光明謂先王也此乃所保宗社言商邑翼翼而  
為四方之極恐德薄不能為四方則惟冀先王之靈赫赫濯  
濯聲靈威耀庶我亦得蒙蔭

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焉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

方斲是虔松栢有榑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賦也景山名或在  
有景亭之命丸丸圓而直也木長大故斷而後遷于所用之  
地方繩墨正之斲斧斤削之也虔敬其事榑椽榑長也椽以  
長為貴旅眾楹柱閑勻整而合度也寢見闕宮安安其神也  
言陟景山而採松柏斷遷方斲無敢不虔松栢旅楹材美合

度以此成寢而安先王之神冀神安之也蓋高宗平定  
荆楚而歸值廟當修葺遂新廟而後告廟此章言其事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高宗時  
亂伐而平之適值新廟工竣為

此樂歌奏凱報功且以安神也

附解序以為祀高宗諸儒從之遂令詩中詞義影響模糊今

正明之朱子以荆楚為鬼方謂其地好鬼王伯厚覺其不  
安謂為今貴州皆曲說也既濟未濟二卦言鬼方均因坎  
卦取象蓋指獫狁之屬北方幽陰故名鬼方何得以此詩  
為伐鬼方事乎首句撻彼殷武以撻為疾古無此說書曰  
撻以記之若撻于市撻伐原有此訓商稱殷武猶周稱周

武也此句誤解下文湯孫之緒不明竝全篇之語皆不明矣高宗爲哲王因荆楚不靖伐而安定之不事威服故首章述成湯當日討平荆楚哀集其民有截其所已今亦然下述荆楚向來臣服率以爲常今忽不靖蓋覬覦殷衰偶爾不逞已今平定之上體天立君之意竝仰承先王服遠之德猶恐己德不修未能安集四方以此告廟祈佑其中竝無一言誇耀武功之詞想見一片謙謹忠厚仁恕之心高宗之賢卽此詩而可見夫子以此篇殿商頌見成湯之德所留遺六七王之作固非偶然也若如舊說此詩之味

幾如嚼蠟明者何不察之末章因修葺廟室故竝及之非始爲廟也凡古今事以情理揆之得其中正則妄說自除奈鹵莽者多不按切本文詞義而掠影妄談遂使康莊化爲荆棘矣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五句

毛序謂正考父得頌于周太史國語亦云

然其說定矣而史記云正考父作揚子法言亦曰正考父常晞尹吉甫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宋咸注之司馬溫公亦信之而吳祕又巧爲之說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班固王延壽亦謂魯頌奚斯作謬矣或又謂宋襄作經鍾之樂史記及韓詩謂宋襄公行仁義正考父美之作商頌前人已議其非矣博古圖有宋公成鐘大晟樂書應天六鍾篆其帶曰莖鍾詔謂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此乃宋大觀中王黼等傳會之言其

書亦非以宋成公為襄公以之說詩王伯厚已言其陋矣今于正義各著于篇而餘說亦時附見他說穿鑿支離不必信可也

商訟正氣十六章一百五十五句  
商訟正氣十六章一百五十五句  
商訟正氣十六章一百五十五句

欲辨棘矣

於國養者多不於心本文備難而就難尋難對難推於

世欲識也凡古今事以動賦難之書其中五限定諸自創

詩經恆解卷之六終

不察之末章因於意觀望於故又之非

